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楊澄清逼庚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韜

裨治疏　法祖

臣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中興、蓋嗣世賢君。恒法式祖宗。輔世大

臣恒率由舊典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

文毅錄于本朝故事每以法刪磨揣當事

嚴故臣下多不便惟臣下多不便故雖不敢顯毀舊典惟陰壞暗廢日消月磨祖宗紀綱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當權用事遂敢肆恣無忌號于人曰祖宗之法草昧之初權宜之智也非治平之時所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暗廢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

我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凡十二年謂厥事草創猶可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率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今不復 太祖之法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姦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者即

不忠之首也。陛下欲知羣臣忠邪。黙察此足以定之矣。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太祖者。爲例以獻。伏望勅下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待罪翰林。職司獻納。謹具本開坐齎奏以聞。

以祖宗事參今時

舉此最得起敬要策

洪武二十七年令　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

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秋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攏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册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

臣謹按此令于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厰之缺臣再按六朝南宋偏安江南歲用仰給江南不得已也今 神京北鞏以控輿服乃六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萬一漕河路梗

南土饑災。則將安仰給乎。是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畝。栽種北方桑棗。固本足用。先防不虞。今日至急務也。

永樂元年令。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

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隷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戶名下私役軍伴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力農畝。復設法招聚游民游僧。百家爲里。千家爲堡。耕邊境荒地。仍行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

耕也。

憲綱、一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趂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

臣謹按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實心舉行者、未見其人也。故今巡按御史、推舉行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課若干農桑。惟取其捷給捷步、善奔走阿諛者、即爲賢能耳。巡按所以失職、民生所以寡遂也。乞 勑都察

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河南北直隸、尤爲至急。

洪武二十七年令　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

臣謹按　太祖特用人不拘一途。按監生人材。卽可舉用。而委以民事。今則守令乃其職也。修治水利。宜專責守令。選用守令。尤宜專責吏部。近年添設水利勸農等官。則守令遂失職。官愈多。弊愈甚矣。

諸司職掌　凡各處閘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

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

臣謹按此　令宜行于陝西河南山東地方。凡河水經流州邑，得賢守令，相其機宜，開鑿溝渠，引為陂堰，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患，不致橫溢。

洪武二十七年，　勅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潴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掊尅吾民。

臣謹按　聖祖勅諭所以體悉吾民情者至矣其因地勢勿妄興工又在守令相時處宜難以一定拘也

諸司職掌凡內外大小軍職衙門官員俱有額數

都督府

左都督　右都督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留守司

正留守　副留守

指揮同知

都指揮司

都指揮使二員　都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衛

指揮使一員　指揮同知二員

指揮僉事四員　衛鎮撫二員

所

正千戶一員　副千戶二員

所鎮撫二員　百戶十員

儀衛司

儀衛正一員　儀衛副二員

典仗六員

臣謹按此　太祖皇帝安定宇宙。建設軍職之額

（軍官既多軍額乃）

數也。自後軍職陞授漸多。衛所原額。不足以容。乃

（愈損此衛所之極弊也）

有見任帶俸之別。歷年愈久。員數愈多。遂至帶俸官員。不知加幾倍于原額。伏望　勅下兵部。先計在京在外。原額軍職衙門幾何。大小職員幾何。今

日比舊倍增幾何先具簡要揭帖呈上　御覽然後可集廷議爲善後之圖也

洪武二十七年令　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

臣謹按　聖祖此令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寔寓考試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今之襲職者率納賄權貴乃行比試雖乳臭小兒亦無比試不中者矣此

軍職所以冗濫材力忠勇者無途自進也故比試之制在今日尤宜舉行仍嚴納賂之禁乃弊可革

永樂十八年交阯平太宗皇帝問曰陞賞孰便尚書夏原吉對曰賞賚于一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省軍職之半

臣謹按克平交阯鬪士服遠大功也猶止賞賚而已再按景泰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元年令南方殺賊二十

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則知祖宗極愼陞級。所以鼓舞忠勇也。邇年奏捷者與奏帶者。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職。殊去祖宗之制遠矣。此軍職所以益冗。末流益不可救也。非大聖人在位。孰能振而救之

洪武二十四年令　天下生員兼讀誥律

臣謹按今生儒俱不讀誥律。以故出仕全無實用臨民涖政。以吏爲師。科塲五判。以律命題。奈士子

多記誦舊本。以圖僥倖。今若立法。行天下學校考校生員。俱先默寫大誥律令。或大明集禮等書內一條。或擬作一疏。或擬策題錯爲問目。則人無不讀誥律者矣。

教民榜文。一民間子弟十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人之言爲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

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訓

敕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眞可

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此書。雖學校生儒

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　勑下禮部。將　聖制各

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布學校里閭社

學。實嘉惠臣民至案。

洪武五年令。　給僧道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

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

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爲僞冒。

臣謹按　聖祖此制。雖處僧道。實防姦僞。蓋天下

治平。正人在位。正道大行。卽妖怪不作。妖術不神。惟天下不治。邪人在位。邪道大行。卽妖怪乃作。妖術乃神。漢之衰也。張角以鬼道惑衆。遂倡大亂。今張眞人其裔也。元之衰也。妖僧稱彌勒佛持世。誦白蓮教。亦亂天下。今各省游方僧其裔也。蓋閭里細民。生長良善。無有作姦倡亂者。惟僧道兩教。嘗以扶鸞祝聖呪水書符作小術以惑愚俗。一旦倡亂。卽稱天兵。或稱神助。愚民乃靡然從之。而天下遂大亂。是故我 聖祖皇帝深鑒其弊。凡僧道俱

從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册。故凡僧道必有籍貫。有父母宗族。有所係戀而不敢倡亂。又每府州縣只一寺。則作姦倡亂者。自易覺察。此 聖祖遠慮。繫萬世而立法。不可忽也。此制正統元年一舉行。今宜嚴行以防姦亂。

六年令 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二十八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

臣謹按宣德元年、令考試僧道、禮部會翰林院禮科給事中會考、今僧道多貧民兒男、難于資給、倘中此制。清理釋道以防奸宄。惟行巡按御史。會提督學校官考試。實便僧道之貧難者。

二十四年令　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罪

臣謹按此制所以防姦亂也。南方之僧多與民雜居。淫穢之行。尤壞風化。是故　聖祖定制。府州縣只存寺觀一所。非惟防亂源。實嚴風化也。永樂時

山東妖尼號聖姑倡言剪紙爲兵愚民從之遂殺數萬人五臺山妖人正德年間倡亂攻破州縣葢百姓衆聚官司即覺察惟僧道相聚動稱誦經勸善故官司不察及徒党既衆動至大亂漢時張角三十六方一時並起每方數萬人漢遂不救其禍可鑒也故州縣不過一寺實防亂源也非直嚴風教而已

永樂六年令　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臣謹按奸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懶民不力田畝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　太宗皇帝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削髮為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逸方可困而貧民亦得所也

景泰三年令、　各處寺觀田土毎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臣謹按此令若行。不惟奸人不利田畝而不為僧道雖小民亦得田土。而不為僧道兼併也。此王政

之要也。臣再按僧道事例、太祖皇帝防之極深故處之極善、每府州縣只一寺。則傳其教者專而精專故不褻精故不雜。而淫僻姦亂之徒。自無所容。自法禁廢弛、天下姦民爭為僧道。以惑愚俗、党類已衆。他年乘釁竊發、禍乃不救。今處之大亟。亦防生變。若慮他變。而隱忍庇護。不及早圖。他日悔無及也伏惟 聖明特勅所司、從長議處、務絶亂源、為久遠計、

議處黃河疏 治河

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少殺河勢庶徐沛不致泛溢運河不致沙淤也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曰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隄東北諸山聯亘環列如垣如防水患所及猶有底極若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溢決而奔放焉恐數郡一壑其患不止徐沛一州縣而已也第聞時有定算臣亦不及竟言恐浮議壞其成事也今聞河水愈溢運道猶阻則臣前議猶宜及今言之俾行事者采焉竊謂今日所急

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挑斡未畢潦水旋至沙復淤矣是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也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于沙河所迂之路不過百里惟湖面寬濶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備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堤可成

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少力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通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京守土官也臣與面議亦曰此策若行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縣蓋將少殺河水上流之勢以救徐沛墊溺之患也惟蘭陽潰溢遂貽鳳陽歸德千里爲壑之憂不若疏通衛河上按黃河可得三利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睢而

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生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
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宋熙寧十年北流斷絶
黃河南流宇內全氣遂隨遷轉六朝南宋偏安江左
亦天地大氣機也元朝建都于北夷狄不足當中原
全氣我　太宗皇帝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
年而獨盛元末河決曹州弘治年間河決張秋皆東
北方也宇內全氣自南而北拱衛　皇極之兆也今
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
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

一半京師形勝亦壯一倍也此其為便利者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門。達于京師。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處。可策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者。倘曰人情不便。地

形不利。功費不多。時宜不合。則未能懸斷。須府縣具所以不便狀。然後為之詳曲酌議。求善其後。庶兗南北兼濟。此其為利者二也。按黃河南流。徐沛受患。若分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不可知也。皆人謀之失。非地道之尤也。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或調理乖方。血注于下。積為痔癥。血焦于上。髮膚燥槁。一人之身。厲為尫弱。亦勢所必至也。今黃河之水。自西域注于徐沛。滥潰橫決。猶

血注于下積而爲痔也自孟津懷慶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股也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旱以灌亢潦以洩淫水有所歸不爲大害猶血運于肌膚全體愈光澤也又自陝西沿邊築爲邊墻窪爲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墻外開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徐沛上流又殺一半河水之利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顱毛髮亦潤也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饋運自然饒裕又聞臨清兵備副使周用云臨清地方

若修溝洫。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禦戎馬。臣問曰。恐功役勞敝。民未見利。先怨其害。胥謗並興也。周用云。欲開溝洫。須是有司先開數里。爲民倡率。一年之後民得實利。自然爭先爲之。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臣復問曰。誠如是也。幾年可成。周用云一年可創其始。三年畧見其效。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且轉瘦敝爲富饒矣

聖賢範圍天地。參贊化育之實功也。禹卑宮室盡力溝洫。非虛談也。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

矣此其為利者三也萬世無窮之策也區畫纖悉未能遽盡謹述其槩以獻萬惟 聖明少垂省覽如可施行 勅下該部詳議臣且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論果可舉行亦地方之幸也

為新建伯訟兩廣功賞疏 兩廣平賊

竊見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文成之南也川桂文褒彰也消以安南之事屬之而思田既平文成即欲拂衣文襄恨其負托故齮齕其兩廣事而文敍為句之蕃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為患蹤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

嘗竊計曰（且霍此時亦有異同）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心，而頑民桀思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令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今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

岩賊出剛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蠢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斛，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因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宜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共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寔能誕敷　天德也，若入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

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甫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沒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入寨賊。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

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捕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

仁能懷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効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魁。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賊。無煩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爲。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政。使去賊從良。得

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矣。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蘇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若賈當爾時未及經畫其地。為 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穴。仰徙 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

後日罔不能爲變逆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入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　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

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

目之力而無益于事就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于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非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遣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善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

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邉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邉急速與兵二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恭許之熟矣錢糧夫役罔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二有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

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逆謀及公論難掩
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
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
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
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
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
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祟焉可也惟禍變倏
起社稷安危凛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
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

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譖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

此言自爲得体

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

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

哈密疏

興哈密 復[illegible]法

竊見近日兵部覆題西番通貢事宜。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畧。請自 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羌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良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

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虫爲孽。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邉臣苦于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 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眞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卽許通貢、將

因通貢之機廣戎夷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脅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與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虞者二

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于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欵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與復之期也。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廪餼尸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

木蘭而殺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于外牙木蘭爲變于內卽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飢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倂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埸棄守之義不可不愼也矧 聖

論事得五可以折異同之口

明在上將涖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　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阯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阯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阯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

南北事体自是不同不得相比

比也楊士竒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葢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宣宗時物力猶足守）（文廟業而棄之二楊不得辭其責）楊士竒者　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

邉患日滋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遂立之借之虛名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此論更達事机亦見其固也苟于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修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我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敵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

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制之亦共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埸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于哈

密乎。卽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我哈密。卽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固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于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

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輟業

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方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鹽價亦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于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不行乎。臣曰

此戶部之所以爭不肯輸粟而欲輸銀也

輸粟于邊。利歸邊民。輸銀于戶部。利歸戶部。今戶部

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皁卒。上而郎署卿佐。吞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令。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不肯復 太宗令典也。皆臣愚博采衆謀。復相辨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儻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

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頼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遐臣一叱咤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之勤也

天戒疏 弭災

臣伏見 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臣俛而思之謂 陛下望治如此敬畏如此宜皇天格而和氣至矣乃災變猶洊臻焉何也古昔雖大無道之世災變亦不如是其多也 陛下試自省察自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用宮闈殿廷有一事不如祖訓者乎乃災變甚多且甚異何也是可

以深長思矣。臣試陳災之由，及弭災之畧。惟　聖明察焉。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郡王以上，受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奏告不得祿糧者屢至矣。有晨朝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為祖父者，若有神靈，未有不顧念子孫者。況我　太祖皇帝開太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念子孫乎。恐

見其失所乎。此民不遂其生怨恨之氣。猶能感召災變。況親藩骨肉。不得其所。怨恨之氣。有不感動　太祖在天之靈。而召致災變乎。藩郡有司。見有抗宗室得剛直之譽者矣。未見有以宗室失所之狀。聞之陛下者也。內外大臣。誰不慮此。惟積弊已甚。區處爲難。非仰賴　聖明獨斷于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其憊日難。事勢愈不可爲矣臣試歷陳其槩惟　聖明斷焉洪武二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矣。術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

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用不給也嘗考　大明會典一款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仕後俱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爲疏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

糧所須不給也。 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疏忌之嫌也。自漢廢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為疏忌宗室之說。凡連姻王府。不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冊封不時請。資奩不時給。年已垂暮。人不肯娶。衆口嗷嗷。仰食有司。府縣稅入有限。藩府所需無涯祿糧所須不給也伏惟 陛下特用 御札。令大臣熟議。復用 御札行天下宗藩。俾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

善圖其後。宗藩困之。何以變通其法。一一討議。圖惟盡善。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怨氣可息。災變可弭也。遼東屢訴積欠官軍俸糧賞賜共銀八十餘萬。舉遼東則天下可知也。文官未聞缺俸。軍職屢訴缺糧。所以致此何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視一千七百踰八倍矣

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極嚴。故材勇者得超擢。庸劣者黜從戎。軍職不冗雜。俸糧易給足。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遂致賢愚混淆。舊官（新官免比試者所以優靖難諸功臣也）雖比試亦徒備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俸糧烏得而足也。俸糧不足則食不給。歎慨憤鬱之氣。足以上干 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三錢。或四錢。成化以前。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買粟僅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

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若交迫，所以致此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列，戎狄遠遁，故邊地得盡耕，邊粟自多，邊軍自裕，而食自足。今則將脩卒弱，不堪支持，戎狄搶虜，乘虛而入，滿載而出，如蹈無人之境。俺不剌達子始以數千據我內地，今積至數萬，掠我邊民，據我邊境，故邊地愈荒，邊粟愈少。聘目張口，仰食內郡，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食烏得而足也。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粟米自多，其價自

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不復肯墾邊地。三邊開中鹽引。偶欲輸粟。卒無售者。邊地愈荒。邊軍愈困。食烏得而足也。士卒以食爲命。食不足則怨嘆愁苦之氣。豈不上干　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禁例　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令管軍官有公然役占軍士于私家者矣。有役之日辦柴草供私家者矣。有折納柴草逼出銀錢因致之死者矣。有軍初補伍不多得銀錢。不與收糧者矣。窮苦萬狀。惟軍士爲甚。所以致此何也。舊制內則公侯列文

臣之上外則都司列布按兩司之上待之隆者責之
備也不惟兵部愼選其人雖其人亦思自愼必清忠
材勇者乃敢居其職不然敢偃然居兩司之上乎惟
十三省都司皆得眞材自然表厲僚屬振作綱紀以
恤軍士今之都司自壞舊制安處布按兩司之下不（此軍衛失職根本）
惟人以不肖目之彼亦甘心以不肖自待矣故在內
則納賄權貴以圖管事在外則刻剝官僚刻剝軍士
以充私槖紀綱日壞武備日弛士卒日困怨恨之氣
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永樂年間選南直

隷山東河南陝西各衛官軍備京邉操練乃古者遺戍防秋之義亦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之深慮也葢兵猶水也水在地中流行則利物停畜則涸壅氾濫則為害自然之勢也兵在太平之時各衛操練之法僅同兒戲甚則名在戎伍身在市井家食軍糧目不識軍械者有矣故我

太宗皇帝準古立法京邉操演春秋兩番迭為休息所以使之勿忘有事也練在太平防在不測也近有獻議謀罷京邉遠操變為召募人情懐土憚于遠行傳聞此議紛然奏訴雖託災傷

實則隳壞成憲遂其苟安之私也況棄家千里若寒交迫領兵官或復尅其行糧歛其財物以遺權要則其怨恨抑又不堪矣以千萬同聲共怨憤鬱之氣豈不上干 天和災變所由召也伏惟 陛下特勅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眞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

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怨漸息和氣漸至災變可弭也邇年小官愈多害民愈甚雜職冗員如府通判舊止一員今有一府增至三員者矣縣丞典史舊止一員今有增至二員三員者矣縣制舊有定制今無故增置如近日廣州府添設三水縣有取迎送撫按之便路者矣不知官愈多則民愈擾故往年民間差徭費僅千錢今增至十千猶不足矣往年民惟給糧輸役二者而已今則增民壯一役矣復有保伍夫甲矣有沿河搜船夫役以及無

名科差民不勝擾矣夫士之出粟不能加多官之冗員與日滋甚民所益困也官愈小則心愈貪撫按兩司遇郡邑小官惟較禮敬疎密不問操守廉汚奸人巧于事上刻于御下事上愈巧虛譽愈隆雖奸贓滔天且得旌舉惟田野細民顰啞茹苦而已愁嘆之聲下徹泉壤災變所召亦其一也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深言及此能不使縉紳反目乎）也文官以其厲己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非 太

祖聖制也。今之撫按。有以正法治贓吏。人悉詆之曰苛刻。有棄正法容贓吏。人悉目之曰忠厚。人情誰不樂忠厚之譽。畏苛刻之誚也。贓官以法輕易犯。清議不公也。遂肆無忌憚。職催科則借法肆貪賦入　朝廷不一二。利歸私家常八九矣。職巡捕。則指良爲賊。逼取賊利矣。有因賊而酷。非法用刑。剝民肌骨。致之死者矣。有良民畏法。鬻兒女扼吭咽入贓救命者矣。贓官罪狀。難盡名言。田野細民。怨痛之氣。下徹泉壤矣。災變所召。又其一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謂

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故禁之致死也。又曰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故勘之致死也。皆酷吏之弊也。我　太祖皇帝以死刑懲之。所以保萬民之命也。俾酷吏不敢肆也。今則廢棄正律。故酷吏無忌。臣見有官為知府。因一醉錘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為僉事。因一怒。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人致死百數命者矣。餘則或因催科。或因獄訟。鞭朴之下。民命如蟻非命而死者。豈可計也。古有一婦寃死。三年大旱者矣。况今酷

吏填滿天下民以非命死者特一婦人乎 陛下御
極未嘗輕戮一人決囚之日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
酷吏無忌乃敢虐殺良民下情積鬱不能上達冤結
之魂豈不上感 皇蒼下徹厚地災變所召又其一
也臣聞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
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
與內臣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
不致虧害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
復責小民運送內府是致內臣軍校轄害小民有白

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廻者矣。蘇松糧戶。有一年傾覆數家者矣。各省解戶。有又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有爲之上聞乎。痛怨之聲。亦徹泉壤。災變所召又其一也。伏惟

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贓正律。俾文官勿相阿党。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

不致重困。厥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災變可弭也。雖然。今日之實。全在臣等文官不職。故敝政難除。若文（治亂）官人人以　陛下之心爲心。天下太平易易也。久矣

（安危所關　全係此一語乎）

臣嘗謂欲革武臣奸贓則易。欲革文臣奸贓則難。臣舊年四月。錄進疏稿二帙。專論文官積弊。竊取先自治之義也。伏惟　陛下再垂　睿覽。先將文官積弊漸次洗除。次及武職。次及內臣。次及宗室。更革有漸裁酌有權。遲不三年。　祖宗制治紀綱振勅而光復也。合宇宙而圓太和也。運諸掌也。災變何慮焉。惟

聖志先定，斷自乾剛，事乃有濟，不然，至重至大之任，非臣下所敢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